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

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旦盥漱又命酒餼頃數斗甕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後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爲黷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向妻舅乞檳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候疾命取酒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落後有牛駛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崢嶸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元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川公主被妬離

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敳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

齊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
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
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戢張緒張
融周顯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敬徐孝嗣蕭綽張欣泰等
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
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
議婚后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
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
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
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
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于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襦襜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

被弑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眾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岐異惟

高帝紀吳喜賞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
使喜封銀盃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
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
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杲之傳武帝嘆其風韻
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卽真
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
起兵向關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
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
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
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
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以八千人濟江柳惔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爲先鋒恭祖次之慧景爲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寅將殺之寶寅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誅是寶寅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寅傳則謂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寅當梁武未爲帝時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超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
超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爲確其尤
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
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
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
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
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
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
戰敗爲周師所執憂憤遘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爲懷
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
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爲太子時以已作托爲他

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詞句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謚曰章僞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聞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
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
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
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蹟北史則云散騎常侍
邢辯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
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
使邢辯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
明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
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
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
洛以紹爲兗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荀頹傳李訢李
敷之誅頹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頹並致諫
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
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
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
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秘書省奏魏書有
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
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
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爲一論北史合數帝爲一論而

皆取收論彙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侯長孫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易矣又本紀太平眞君五年二月行幸廬此下必有缺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
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
史亦云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肫膏盛
服龍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龍勢益
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末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
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
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
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
收爲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
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濯西衆知帝將出
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

婁昭等追帝請廻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
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尚多有
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
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譙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
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
一家報讎之事薛弼傳增其父強辭桓溫苻堅之辟一
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
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
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爽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
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
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
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
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
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
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
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
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
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卷有破蠕蠕擒赫連

呂追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諭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筭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減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

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興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于

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
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邈
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
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
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朱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
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嵩破梁
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
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
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
之攻東陽也城中三靈夔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
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
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直
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
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
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
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
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
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
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項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閤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亡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祖信籍其家祖琰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搗奴僕棗木杖爲對琰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選曰天命未改

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爲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與乾却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
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悽傳增其教子弟
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下殿推
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悽妾馮氏邢子才等
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
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
此則無所闕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
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叔奏出
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獻姑綏以慰太后獻
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
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
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
北史刪之蔡儁傳儁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
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儁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
除賈顯智代之儁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
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儁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
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
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
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
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
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
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既附其子興敬乃但認其
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
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穀菽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爲西將賀拔勝所窘韶
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懾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
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
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
韶橫射勝馬殪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
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
則韶所射卽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
所爲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爲賜酖也是尚未確指爲賜

酖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酖岳曰臣無罪歸彥曰
飲之乃飲而薨則賜酖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
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
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
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氐平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
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
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
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
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
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
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鷁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紹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寬楊綱元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褒傳增刺史崔亮舉褒爲長史朝廷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褒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知神武之
奸遂不許尉遲迥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
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
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
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八爲
正全文斛斯微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
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
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
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
較爲詳脩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此羅協傳周書
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

勒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
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武
陶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
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
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
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
師脩極危苦李賢傳周書万侯醜奴敗後万侯道洛尚
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
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
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
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爲別將有功固當書卽不爲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回紇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衆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周文至以洛爲右都督洛旣爲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

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剛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旣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瓊周書

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儻

按北齊書亦作蔡儻

周書芒山之戰有太

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

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入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

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豫章王嶷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
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搥僕棗木杖
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
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
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
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偉與族
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開其田俱不
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
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旣在南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旣在北史矣而南史又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和薛安都蕭寶寅蕭綜蕭大圓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爲戒乃何以於劉相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據南齊書東晉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傳於北尤覺失當見子植以壽春降虜是降魏者乃裴植而叔業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畫一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
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
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
王所殺北史以爲高頴所殺其自相牴牾一也北史徐
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卽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
帝女南祖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
謂李神僂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
神僂卽應聲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其帝女南祖則又以
此言爲子昇神僂二人之語矣其自相牴牾二也北史
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爲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

藩邸乃執愔及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尚書省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閣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諭之乃放仗帝至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恩遇撫刃思効幼主吃訥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尚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入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爲亂階臣等爲國事重共執愔等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仰視幼主不覩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

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
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惲等而後入奏也據惲
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永樂
撫刃思効惲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盡一其
自相牴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
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
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
稍追神武刃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
牴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
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
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

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牴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刪落醜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徵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徵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

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謐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孳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罔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祐傳祐任寄雖重而不忌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棕傳棕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塋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

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有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間必記人物以此蓋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筆楚獲寶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始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憊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

此重之章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
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質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
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
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
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磽确之地朝野以此
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爲粥以飼飢人鄉黨以此稱之
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
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
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
子勛爲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仍以勛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

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樹傳樹軍敗遂就擄以求
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
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慤
傳慤博學有才口未嘗與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
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
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
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
爲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
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
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
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祚傳阮云明帝輔政祚每說以君臣大義是祚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即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祚勸出以示人是祚又助逆之首也庾域傳阮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守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域上表賑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既有倉則斃草食土時何以不濟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入于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出前而視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旣云昭達出征厨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昭達能與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

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
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
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
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
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譙傳既謂譙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
曰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譙曰天
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元譙宗室近
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譙亦能執志抗暴
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譙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
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
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
魏書安同傳同被誅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
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
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嶷傳城人
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懸門發斷嶷腰而出詔尉景討
平之嶷乃復任腰旣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
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爲逆
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
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
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蠕與西平安顏攻
尅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尅南耶魏
書則脩蠕蠕後太武既還侯又與顏南討北史不析言
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徵時爲刁暢所撻既
得政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
匿二字但云雍爲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
矣且上旣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
北史所云則似因爲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
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
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

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
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
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
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
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
因翰入闕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
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
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
因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讎法出之亦自有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爲輕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

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